



又是一年栾花开

□梁小红

处暑过后,丝毫没有秋的凉爽,倒是连续几天高温,让人心烦意躁。“要不今晚我们去老家煮鱼吧,老汉喜欢吃鱼。”老公说。“好,说不定老家凉快点。”我们随即去超市买食材,开车出发。

从县城到老家不到10公里,多数是村级公路。经常来回,路上哪里有弯、哪段要注意避让鸡鸭狗都很清楚。我懒懒地坐在副驾驶室,只希望车内空调让自己变凉快。

“媳妇,你看外面!”顺着老公指的方向望出去,哇,整个山湾都成了黄色,只是那黄有高有低、有疏有密,好似画家刚刚调好的颜料泼出去一样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是壮观。“怎么突然间栾花就开满了?”隔着窗玻璃,我边拍照边说道。“这个就是摇钱树,每年摇钱树花开满的时候就要开学了。”老公在一旁答道。

是啊,想起当年去云师读书,走进教室,楼下就有一株高大的开满黄花的树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栾树。我们几个女生在走廊谈论那树,路过的邬老师停下了,告诉我们它的学名叫栾树,还指引我们观察:“你看这树开花与其他树有什么区别?”有的说颜色不同,有的说体形很小,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。邬老师说:“它最与众不同的,是开的花全在树冠的外面,树叶躲进了花丛中,到深秋挂果时,那情景还要让人惊艳些。”

自那以后,每天爬上教学楼三楼走廊,我第一件事就是看栾树有没有变化,期待看到它挂果的样子。在这段时间,我看到了黄花伴着落叶铺满整个池塘的场景。秋风吹过,水面荡漾着,时而像熟透的稻田,时而又像星星点点的油菜地。大约等了一周,就见黄色渐渐变得稀疏,黄色丛中开始出现了一个个绿色的灯笼,比起花,它的形体大多了。慢慢地,那灯笼由绿色变玫红色。当整树的黄全部褪去时,那些灯笼又成了大红色,直至火红色,树叶也所剩无几。从上到下,从里到外,全是一串串深深浅浅的红。

我就纳闷了:这栾树不是已经开过花了吗?怎么又开出红色的花?准备上课的邬老师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,递给我一枚红色小灯笼:“仔细看看。”我摊在手上,凑到眼前,原本以为那灯笼是厚厚的,哪料到它却薄如蝉翼。或许是为了抗击风霜的打击吧,叶片间有一条条叶脉,在叶脉的支撑下,三片叶子巧妙地组合成一个三角形小灯笼。更意想不到的,在每两片红色叶片相交处都有一个小缝隙,透过缝隙朝里看,一颗黑色小圆豆安稳地待在里面。“这栾树的果实也藏得太深了吧,像妈妈怀宝宝一样。”一旁的邬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情的拥抱。

那一刻,我似乎明白,栾树的生长过程像极了父母对子女的培养。他们含辛茹苦培养孩子,一路托举与呵护,只为生命繁衍不息,哪管自己辛酸衰弱。

不觉间,我们已到了老家屋门口,婆婆在给鸭子换水。我赶紧下车,走进灶屋,准备晚上一家人的酸菜鱼。透过灶屋窗户,时而飘进一股凉风,屋外的栾树也开得正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会员)

师范有味是回甘

□向开成

偶然刷到一段师范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影像,喧闹的场景、明媚的笑脸,轻轻唤醒了沉淀心底的旧日时光。35年倏忽而过,回头再看那段少年岁月,最是有味,久处回甘。

1988年秋,16岁的我考入荣昌师范。在农村孩子急于跃出农门的年代,一纸师范录取通知书,格外珍贵。我们三班共46名学子,30男16女,年岁错落,稚气融融,在朴素宁静的校园里,共度3年美好真挚的少年韶华。

当年的师范生活,规整有序,清苦却充实。

初入校园,我怀揣着朦胧的文学梦。首次踏入图书室,满目典籍令人顿生敬畏,我郑重借阅《战争与和平》,以为通读经典名著,便能落笔生花、文思泉涌。奈何少年心性浮躁,面对动辄几十页的冗长战争叙事,终难沉潜静心,半学期下来,所读寥寥,只得暂时搁置。

此后,我暂且放下大部头经典,沉浸在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天地。乔峰的家国大义、楚留香的洒脱不羁、李寻欢的侠骨柔情,快意淋漓的江湖世界,丰盈了我的课余闲暇。我试着模仿古龙清冷简峭的文风,改写鲁迅名篇《药》,意外得到语文老师唐希勤的肯定,习作被当堂诵读。一粒文学的火种,就此悄然根植心底,默默蓄力,静待花开。

师范岁月最鲜活的烟火气,尽数藏在食堂的一日三餐之间。临近下课,教室里人心浮动,不少同学早早摆好碗筷,默默期盼铃声响起。讲台上的老师照旧潜心授课,不为少年的浮躁所扰。铃声一响,整栋教学楼瞬间喧腾涌动,同学们快步奔赴食堂,争抢为数不多的打饭窗口。身处二楼的我班,每每慢人一步,却也在从容观望里,留住了独属于少年的闲趣。

那时校园食堂没有就餐区域,大家用餐各随其便。爱整洁的同学端饭回教室静坐而食,多数男生则立于食堂一侧空地,大口扒饭,酣畅恣意。我尤爱清晨坐于校门正对的花台石阶上,一碗稀饭、数颗咸菜、几个馒头,伴着同窗闲谈笑语,便是一天最惬意的开端。后来花台因故拆除,此后每一次重回母校,心底总有些许缺憾,少了一处安放青春的烟火角落。

如果说食堂沉淀着岁月温润质朴的底色,那么篮球场就定格了少年最热烈昂扬的高光。球场紧邻男女宿舍,一举一动皆有注目。少年意气,锋芒正盛,总想肆意挥洒活力。奔跑跳跃、运球上篮,倾尽热忱,只为不负目光、赢得喝彩。每一次进球,无论姿态是否潇洒,都会带着几许张扬,绕场缓步半圈,接纳围观者的掌声与欢呼。三载课余,球场为伴,汗水为墨,流淌着少年独有的鲜活热烈。

你好,周老师

□陈燕

那天,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。周老师去世的消息是搭档老师告诉我的:“车祸,没抢救过来……”那一刻,我握着红笔的手微微颤抖,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,记忆被拉回到30多年前的初中时代。

那时的周老师才20多岁,刚刚步入工作岗位,正是意气风发、大展拳脚的时候。他讲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。讲课时,粉笔在黑板上游走,手势夸张、旁征博引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美好世界的大门。

我写字工整,踏实好学,被他选为语文课代表,经常帮周老师整理作业。一次放学后,整理完同学的作业,我匆匆赶回家割猪草。第二天,周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勤劳踏实。受到表扬,我上课更加用心了,语文成绩蹭蹭往上蹿,期末考了一班第一。作为奖励,周老师拿出厚厚一摞课外书让我挑选,《中学生阅读》《中学生作文》《读者》《辽宁青年》,这几本书也开启了我对知识的渴望,以及对文学的热情。

其实在我刚进这所初中时,就听说过周老师的八卦:周老师有个漂亮老婆,苦追4年才成,还听说周老师曾单膝下跪向师母求婚……在那个被琼瑶的爱情故事感伤流泪的年纪,这样浪漫唯美的爱情,感动了我们这群小女生。我们把周老师当成了“白马王子”,对班上那些流着鼻涕打架逞强的小男生很是不屑。



平淡绵长的师范日常里,有两件往事,历经岁月冲刷,依旧清晰如昨,成为心底独特的青春印记。

一次周末傍晚,与同窗外观影,尽兴之余误了归校时辰,返校时校门已然紧闭。听闻政教处正严查晚归纪律,十余位同窗稍作商议,决定翻越后墙入校。夜色昏沉,小路崎岖,熟悉路况的同学率先攀墙而上,众人紧随其后。立身墙头,晚风微凉,居高临下之际,心底惴惴不安。幸见墙边老树枝繁叶茂,可借力落脚,众人才平稳落地,有惊无险重返校园,各自悄然归寝。那一夜的慌张、冒险与少年窃喜,是青春独有的鲜活莽撞,哪怕时隔多年,仍是青涩有味的独家记忆。

另有一次经历,是年少时光深刻的自省与成长。一日晚自习前,学校突发停电,按照往日惯例会暂停上课,我便相约同窗外观影录像。沉浸跌宕剧情之际,浑然不知学校已然来电,还临时组织了体育理论统考。待晚间归校,得知错失考试,满心惶恐,彻夜难安。

次日,我与同窗主动找到曾富杰老师坦诚认错。老师素知我平日守纪上进,且身为校篮球队主力,便格外宽容,准许我们在他办公室补考。补考期间,恰逢副校长巡查,依规严肃训导,几度欲按违纪处置。幸得曾老师代为宽慰周旋,我们才得以顺利完成考试。让人意外的是,静心作答之后,我考取满分。身为女篮教练的曾老师颇为赞许,直言篮球队的少年,当能武亦能文,不可辜负球队的名声。

三十余载弹指而过,昔日同窗多已鬓发染霜。回望三年师范光阴,清苦藏热忱,莽撞见成长,点点滴滴,皆在岁月中酿成回甘。人生最动人的滋味,不在当下的浓烈,而在回首之时的悠长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能懂的诗

看见老师

□谢子清

在朋友发送的小视频里
看见邱常培老师
站立队伍前列
甜蜜迎接开学的新生们
他笑得最彻底
满脸的和蔼像波纹一样荡开
于眼角堆积成显而易见的褶皱
就是这个小细节
不经意出卖他的年龄
掐指细数才发现
再过两年他就该退休了
但浑身上下透露的认真劲
处处写满不服输
他习惯性地手执灯盏
从黎明前动身
为深山的孩子探寻出口
此时九月浓郁
我仿佛看到整个秋天
正在他的身后沉淀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讲台(外一首)

□陈康明

方寸之间,立着长身影
朝夕静立,迎来送往
岁月悄悄刻下深深的印痕

每次讲解,倾尽热忱
细碎的粉笔灰飘落
静静地铺满一层
又一层,堆起时光的尘

脚步来了终将离开
送走一届又一届青春
这一方小小讲台
托起,无数远行追梦的人

粉笔

白,是你仅有的话语
一笔写下,又轻轻擦去
时光顺着指尖流走

每写一字,就矮一寸
簌簌飘落的粉末
像细碎白雪,铺满午后

你悄悄变短。黑板上
浅浅字迹映入眼帘
原来离别,就是手中
慢慢耗去的这一截轻盈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